

中國經濟的未來

十
二
三
四

孝
經
宗
旨

羅汝芳撰

中
華
書
局

孝經宗旨

此據寶顏堂
秘笈
本排印初編
各叢
書僅有此本

孝經宗旨

清 羅汝芳撰

問道。羅子曰。道之爲道。不從天降。不從地出。切近易見。則赤子下胎之初。啞啼一聲是也。聽着此一聲啼。何等迫切。想着此一聲啼。多少意味。其時母子骨肉之情。毫髮也似分離不開。頃刻也似安歇不過。真是繼之者善。成之者性。而直見乎天地之心。亦真是推之四海皆準。垂之萬世無朝夕。舍此不着力理會。而言學焉。是謂遠人以爲道。縱是甚樣聰明。甚樣博洽。甚樣精透。却總是無源之水。無根之木。用力雖勤。而推充不去。不止推充不去。卽身心亦受用不來。求其如是而已。如是而人。如是而家。國天下。如是而百年千載。我可以時時服習。人可以時時公共。而云學不厭。教不倦也。亦難矣哉。經曰。此之謂要道。

問仁與孝。亦有別乎。羅子曰。無別也。孔子云。仁者人也。蓋仁是天地生生之大德。而吾人從父母一體而分。亦純是一團生意。故曰。形色天性也。惟聖人而後能踐形。踐形卽目明耳聰。手恭足重。色溫口止。便生機不拂。充長條暢。人固以仁而立。仁亦以人而成。人既成。卽孝無不全矣。故生理本直。枉則逆。逆非孝也。生理本活。滯則死。死非孝也。生理本公。私則小。小亦非孝也。經曰。天地之性。人爲貴。人之行。莫大於孝。問孝何以爲仁之本也。羅子曰。子不思父母。生我千萬劬勞乎。未能分毫報也。子不思父母。望我千萬高遠乎。未能分毫就也。思之自然悲愴生焉。疼痛覺焉。卽滿腔皆惻隱矣。遇人遇物。必能方便慈惠。周卹薄。

濟。又安有殘忍戕賊之私耶。曰此恐流於兼愛。曰子恐乎決不流矣。吾亦恐也。心尙殘忍。無愛之可流。經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。敬親者不敢慢於人。

問學何爲者也。羅子曰。學爲人也。蓋父母之生我人也。人則參三才。靈萬物。其定分也。全生之則當全歸之。故曰立身行道。以顯父母。夫所謂立身者。立天下之大本也。首柱天焉。足鎮地焉。以立人極於宇宙之間。所謂行道者。行天下之達道也。負荷綱常。發揮事業。出則治化天下。處則教化萬世。必如孔子大學。方爲全人。而無忝所生。故孟子論志而願學孔子。亦恐其偏此身也。小此身也。偏小此身。卽羞辱父母也。豈必爲惡。然後爲不孝哉。

羅子曰。夫天則莫之爲而爲。莫之致而至者也。聖則不思而自得。不勉而自中者也。學則希聖而希天者也。夫欲希聖希天而不求己之所同於聖天者。以學焉。安能至哉。反而思之。我之初生。一赤子也。赤子之心。渾然天理。其知不必慮。能不必學。蓋卽莫之爲而爲。莫之致而至之體也。然則聖人之爲聖人。亦惟以其不慮不學者同之。莫爲莫致者。我常敬順乎天。天常生化乎我。久之自成不思不勉之聖矣。聖如孔子。其同尤親切焉。彼赤子之出胎而啼也。是愛戀母之懷抱也。孔子指此愛根而名仁。推此愛根以爲人。合而言之。曰仁者人也。親親爲大。若曰爲人者。常能親親也。則愛深而其氣自和。氣和而其容自婉。不忍一毫惡於人。不敢一毫慢於人。位天地。育萬物。其氣象出之自然。其功化成之渾然也。已經曰。聖人之德。又何以加於孝乎。

問孔子巧以成聖。羅子使求孟子之雅言。弟子曰：孟子雅言仁義孝弟而已。奚其巧。羅子起立衆中而呼之曰：子觀吾此身乎。豈不根於父母連兄弟而帶妻子也耶。二夫子乃指此身爲仁。又指此身所根所連所帶以盡仁。而曰仁者人也。親親長長幼幼。而天下可運之掌也。是此身纔立而天下之道卽現。此身纔動而天下之道卽運。豈不易簡。豈爲難知。人之所以能聖。聖之所以能時。在一舉足之間。一啓口之頃也。豈非天下之至巧至巧者耶。彼道在邇而求諸遠。事在易而求諸難。辛苦平生。竟成話柄。又豈非天下之至拙至拙者耶。經曰：立身行道。

羅子曰：孔孟立教爲天下後世定之極。則曰堯舜之道。孝弟而已矣。後世不察。乃謂止舉聖道中之淺近爲言。噫。天下之理豈有妙於不思而得者乎。孝弟之不慮而知。卽所謂不思而得也。天下之行豈有神於不勉而中者乎。孝弟之不學而能。卽所謂不勉而中也。故舍孝弟之不慮而知。則堯舜之不思而得。必不可至。舍孝弟之不學而能。卽堯舜之不勉而中。必不可求。如赴海者。流須發於源泉。而桔槔沼瀦。縱多而無用也。結果者。萌須芽於真種。而染彩鏤劃。徒勞而鮮功也。其曰堯舜之道。孝弟而已矣。豈是有意將淺近之事。以見堯舜可爲。乃是直指入道之途徑。明揭造聖之指南。爲天下萬世一切有志之士。而安魂定魄。一切拂經之人。而起死回生也。人能日周旋於事親從兄之間。以涵泳乎良知良能之妙。俾此身此道。不離於須臾之頃焉。則人皆堯舜之歸。而世皆雍熙之化矣。

問孝弟爲教是矣。如王祥王覽。非不志於孝弟。而不與之爲聖。何也。羅子曰：人之所貴者孝弟。而孝弟所

尤貴者學也。故質美未學者爲善人。夫善人者。豈孝弟之不能哉。弗學耳。弗學則如瞽目行路。步或可進。尺寸。然終是錯違中正。墮落險阻。雖曾子未免大杖不走。陷親有過之失。而況於祥覽兄弟矣乎。故曰行不著。習不察。終身不知。夫由之而不知其道。與瞽者行路何異哉。又曰善人之孝弟。與聖人何以異。蓋聖人之學。致其良知者也。夫良知在於人。變動而不拘。渾全而不缺。時出而恆久。弗息者也。今宗族稱孝。鄉黨稱弟。而不善致其良知者。則執滯於一節。而變或不通。循習於一家。而推或不廣。矯激於異常。而恆久可繼之道。或違也。又安能以光天地。塞四海。垂之萬世。而無朝夕也哉。故君子必學之爲貴也。經曰。詩云。有覺德行。四國順之。

羅子曰。君子之學。莫善於能樂。至其樂之極也。莫甚於終身訢然。樂而忘天下。故孟子論古今賢聖。獨以大舜之事親嘗之。然此樂甯獨舜有之哉。詩曰。天生烝民。有物有則。民之秉彝。好是懿德。是好也。卽樂之所由來也。試觀赤子初生。無幾。厥親厥兄。孩之則笑。赤子方笑。則親若兄之開顏而笑。又加百倍矣。此物則之必有者也。而其交相權愛。卽所謂懿德之好也。此實良知良能。而又無不知之。無不能之。大舜初生。與衆人一也。衆人初生。亦與大舜一也。但衆人以外物分其心。舜則愛慕終身。惟欲父母兄弟之權而已。故曰。允若底豫。又曰。象喜亦喜也。彼其滿腔滿懷。徹骨徹髓。皆喜懼孝弟之意。卽自然喜懼孝弟之人。凡言行之合於孝弟者。樂然取之。惟恐不得。彼與我一。我與彼一。若合衆水之派。而趨下流。合衆派之流。而歸滄海。所以天下之士多就之者。成邑成都。天下定。天下化。天下大同也。孟子之道。性善也。是見得孩提

之良知良能。無不愛親敬長也。而其言必稱堯舜也。是見得堯舜之道。孝弟而已也。故必孝弟如大舜。方謂之不失孩提愛敬之心。方謂之父母存而樂。兄弟無故而樂。方謂之仰不愧俯不怍而樂。方謂之得英才而教育之。以達己之孝而爲天下之孝。達己之弟而爲天下之弟。而樂於成其仁義之化。無疆無盡也。其王天下與否。不止是大舜之心不與。卽天下萬世之論大舜者。亦不與。不觀其王天下之久。所行之政。奚啻千百。今時未必皆傳。而所傳者。惟孝弟焉。其孝弟又皆深山側陋。耕稼陶漁之時所行者也。信乎孩提之愛敬。可以達之天下。信乎君子之三樂。而王天下不與存也。經曰。愛敬盡於事親。而德教加於百姓。舜之謂也。

問立身行道。果何道耶。羅子曰。大學之道也。大學明德親民。止至善。如許大事。惟立此身。蓋丈夫之所謂身。聯屬天下國家而後成者也。如言孝。則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。天下皆孝。而其孝始成。苟一人不孝。卽不得謂之孝也。如言弟。則必長吾長以及人之長。天下皆弟。而其弟始成。苟一人不弟。卽不得謂之弟也。是則以天下之孝爲孝。方爲大孝。以天下之弟爲弟。方爲大弟也。曰允若茲。卽孔子之孝弟未曾了也。曰吾輩今日之講明此學。求親親長長而達之天下。曷故哉。正以了孔子公案耳。曰允若茲。卽吾輩未必能了也。曰若吾輩真能爲孔子公案乎。則天下萬世。不患無人爲吾輩了也。吾人學術大小。最於世道關切。羅子曰。吾心體段。其虛本自無疆界。其靈本自無障礙。能主耳目而不爲所昏。能運四肢而不爲所局。故聖人於其脫胎初生之際。人教不得。物強不得。時節渾然冥之中。指示出一條平平正正。足以自了此生。

之大路曰大人者。須不失赤子時。曉知愛父愛母。不須慮。不須學。天地生成之真心也。此個真心。若父母能胎教。婦教。常示毋誑。如古之三遷善養。又遇地方風俗淳美。又且有明師爲之開發。良友爲之夾持。稍長便導以敬讓。食息便引以禮節。良知良能。生生不已。知好色而不奪於少艾。有妻子而不移於恩私。則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。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。將爲善。思貽父母令名必果。將爲不善。思貽父母羞辱。必不果。一生爲人。千緣萬幸。上得這條程途。方可謂人之大路。禮經所謂置之而塞乎天地。通乎民物。推之東海。西海。南海。北海。而準。推之前乎千古。後乎百世。而準。是則聯天下國家以爲一身。聯千年萬載以爲一息。視彼狗欲於七尺之軀。而延命於旦夕之近者。其大小何如耶。經曰。甚哉。孝之大也。

羅子曰。宗也者。所以合族人之渙。而統其同者也。吾人之生。只是一身。及分之而爲子姓。又分之而爲會。玄分久而益衆焉。則爲九族。至是各父其父。各子其子。更不知其初爲一人之身也已。故聖人立爲宗法。以統而合之。由根以達枝。由源以及委。雖多至千萬。其形久至千萬。其年而觸目感衷。與原日初生一人一身之時。光景固無殊也。董子曰。道之大原出於天。天不變。則道亦不變。夫天之爲命。本只一理。今生爲人爲物。其分其衆。比之一族。又萬萬不同矣。於萬萬不同之人之物之中。而直告之曰。大家只共一個天命之性。嗚呼。其欲信曉而合同也。勢亦甚難也。苟非聖賢有箇宗旨。以聯屬而統率之。寧不愈遠而愈迷亂也哉。於是苦心極力。說出一箇良知。指在赤子孩提處見之。夫赤子孩提。其真體去天不遠。世上一切智巧心力。都來着不得分毫。然其愛親敬長之意。自然而生。自然而切。濃濃藹藹。子母渾是一箇。其四

九州誰無子女。誰無父母。四海九州之子母。誰不濃濃萬萬。渾是一箇也哉。夫盡四海九州之千人萬人。而其心性渾然。只是一箇天命。雖欲離之而不可離。雖欲分之而不可分。如木之許多枝葉。而貫以一本。如水之許多流派。而出自一源。其與人家宗法。正是一樣規矩。亦是一樣意思。人家宗法。是欲後世子孫。知得千身萬身。只是一身。聖賢宗旨。是欲後世學者。知得千心萬心。只是一心。既是一心。則說天即是人。可也。說人即是天。亦可也。說聖即是凡。可也。說凡即是聖。亦可也。說天下卽一人。可也。說一人卽天下。亦可也。說萬古卽一息。可也。說一息卽萬古。亦可也。四書五經中無限說中說和說精說明。說仁說義。千萬箇道理也。只是表出這一箇體段。前聖後聖無限。立極立誠。主敬主靜。致虛致一。千萬箇工夫也。只是涵養這一箇本來。往古來今。無限經綸。宰制輔相。裁成底績。運化千萬箇作用。功業也。只是了結這一箇志願。若人於這一箇不得歸着。則縱言道理。終成邪說。縱做工夫。終是詖行。縱經營事業。亦終成霸功。與原來不慮而知。不學而能。天然不變之體。又何霄壤也哉。如人家子孫衆多。各開門戶。各立藩籬。無宗以統而一之。其不至於相戕相賊。而流蕩無歸者。無幾矣。經曰。夫孝。德之本也。教之所由生。此之謂也。

經曰。人之行。莫大於孝。而罪莫大於不孝。蓋人者。仁也。孝則仁。仁則成其爲人。故行莫大焉。不孝則不仁。不仁則不成其爲人。故罪莫大焉。孝以成仁。亦以仁成。是以曾子曰。大孝尊親。大孝不匱。而其養會。哲也。飲食必請。所與。謂之養志。志者。帥氣而塞天地者也。舍此弗養。而區區口體之間。豈所謂尊親不匱哉。孝經所說。無非此意。然若水中之月。鑑中之像。不可以迹求也。後世或以其文句之少。而略之。又

或得其詞而忽其理。逐其末而遺其本。經幾晦哉。吾師羅夫子。獨得此經之旨。故言其孝也。以仁言孝。其言仁也。以孝言仁。起不敏。不足以知之。然竊意欲明孝經之宗旨。似當自羅子始。然以狗象執迹之見求之。恐羅子之說。亦未易明。是以君子不可不求正於先覺也。謹書此以自警。

萬曆庚寅中春門人楊起元識。